

女国医

首部中国宫廷女御医传奇小说

WU GUO YI 文泉杰◎著

女国医

文泉杰◎著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义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国医: 文泉杰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54-2008-3

I. 女…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7890 号

女国医

作 者 文泉杰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郭飞玲 俞根勇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无限伸展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2008-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MA CHUAN
2

序言 I

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是为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所倾倒，再者也为主人公义灼的坎坷经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感叹、折服。

义灼出身贫苦，经历艰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成为了一位名垂青史的女国医，这样的故事激励我们，感动我们，也令我们深深地自省。义灼的人生信念——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成了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每当我们遭遇到重重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义灼，以及她那句打破宿命、震撼心灵的豪言壮语。

这是一部关于中医文化的小说。中医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博大精深。然而，中医被误解了许多年，直到最近，中医热才悄然兴起。中医题材的书籍开始热销，关于中医养生的节目也开始在电视台热播起来。这是好事，也告诉我们，不是老祖宗的东西不好，而是我们没有继承好。

中医有它独特的理念。小说通过主人公义灼的种种遭遇，将中医所特有的理念和养生之道，一一呈现给读者。

书中所宣扬的医道，就是顺天之道、阴阳平衡。中医是参照天地万物的性质和运行规律来研究人类自身的，人的生产生活如果顺应天地之道，则不会生病，或很少生病，否则就会被疾病所困扰。同样，阴阳造就万物，只有阴阳和谐，才会远离疾病。如果阴阳失衡，不仅会损害身体，还将导致精神亏损。

因此，作者借义灼之口，劝诫众生——要做好自己的大夫。

此外，这部小说还具有实用功能。书中所介绍的种种疾病和治疗方法，都是浓缩中医精华的经典施治手法，绝非作者凭空杜撰而来的。



略举一例，义妁的养生秘诀：早睡早起；推腹、敲身、缓行；一生一碗粥——山药薏米芡实粥；不过喜、不过悲、不生气。从生活习惯、运动、饮食、情志等四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这套方法，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轻松做到，而且效果显著。

中医是国粹。能在国粹的滋养下，产生这样一部专为国粹立传的小说，是一件令人欣喜欣慰的事。

据我了解，作者的父亲是位老中医，在云南行医近四十载；作者的弟弟新近也考入了云南医科大学，从事中医研究与学习。作者自幼受到中医文化的熏陶，多年亲眼目睹了中医的神奇治疗效果，能写出这么一部作品，也是理所当然。

不仅如此，作者对中医还有亲身体验。二〇〇六年夏，作者的心脏隐隐作痛。因作者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所以，他心中很是担忧。为此，他通过阅读中医书籍，采取中医的施治办法，每天敲打经络，按摩特定的穴位，又在起居饮食上多加注意，经过半年多的调养，那种隐隐的痛感消失了，再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心脏机能正常，就连先天性的疾病也减轻了不少。由此，作者更加倾心于中医文化，也开始注重推广中医文化。

这部小说倾注了作者很多心血，为了书中医方的准确无误，他与许多名医大家做过恳切的交流，力求避免误导读者。通过小说的出版，能够促进和推广中医的普及、发扬光大，也就满足了著者心愿。

其实，中医的复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俗话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因为有了一点一滴的努力，才会最终汇成汪洋大海。要不然，永远都会是零星的水点，经太阳一晒，也就蒸发了。

幸好，总有为梦想而付出的人。也许，微不足道的付出算不得什么，然而，正是这微不足道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拉近了人们与梦想的距离。中医的复兴，需要这样的努力。这部小说恰恰贡献了这份力量。

这份力量是可敬的。

是为序。

郑国明

2008年10月10日于北京

第一章 真心痛 001

她双眼所流露出来的神情是他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子都无法比拟的，宫里的嫔妃们，她们的目光不是顺从就是哀怨，要么就是嫉妒，而眼前这个女子目光与众不同，那么的淡定与从容，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第二章 拜师 023

蔡之仁的嘲笑，义妣早已料到，她不卑不亢：“一个人是否卑贱不是由他的身份地位来决定，而是由他的行为来决定。小女虽然卑微，但并不卑贱，小女也相信女子同样可以和男子一样学习医术，成为大夫。”

第三章 考验 045

义妣惊喜地发现，这个山谷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远远地望下去，山谷像一条美丽的丝带，如翡翠一般的海子和遍野的山花镶嵌在这条丝带上。

第四章 杂工 057

那一刻，就在一念之间，她好想一扭头就走，再也不回这个医馆。可是，当她想到自己的愿望，想到父亲的时候，她咬紧牙关，挺住了。

第五章 逐出师门 071

师父视之为镇馆之宝的病历簿，师父呕心沥血的病历簿，自己曾经数次向师父索取都未得的病历簿竟然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煎药工的手中，这个煎药工还是一个卑贱的女子，这个女子还是他恨之入骨的义妣。蔡之仁实在想不出师父有什么理由把病历簿交给义妣，那么义妣得到病历簿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偷窃！

第六章 中风 105

义妣只觉得眼冒金星，用手捂住火辣辣的脸，强忍着委屈的泪水，什么话也没说。长这么大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别人的耳光，还是病患家属的耳光。

第七章 砒霜 121

扶风的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拥挤在法场的四周，法场附近那条并不怎么宽阔的街衢，从这头到那头，凡是能望见断头台的地方都挤满了看客。摩肩接踵，你推我搡，企图抢占绝佳的位置，最近距离地一睹扶风第一名医

义灼留给世人最后的容颜。

第八章 解剖 149

解剖结束了，郑无空的内脏全部被义灼掏了出来，看着自己血淋淋的双手，义灼又一次痛哭，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自己与刽子手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九章 怨别离 173

那个迷离的雨夜，窗外有雨打芭蕉的响声，义灼的心事像屋檐上的水滴一样滴答滴答掉个不停。她剪下一束青丝，也斩断了她的情思，把它放在香囊里，连同她在方帕上写好的书信，一并托杨怀三交给郑成议。

第十章 乳医 189

义灼有些悲哀，命运真是愚弄人，想不到她千辛万苦治好的中风病患竟然是杀父仇人的母亲，如果当时义灼就知道真相，还会给她治疗吗？

第十一章 女医 207

既然自己已经误诊，为什么不把误诊的罪名推给自以为是的人呢？那个叫义灼的乳医不是非要给赵婕妤诊脉吗？那么就把赵婕妤的身子交给她好了。这样既洗刷了自己误诊的罪名，又达成了王良人的心愿，还除掉了女儿的竞争对手，岂不是一箭三雕？

第十二章 曼陀罗 223

崔府志见义灼没有喝下她面前的茶，脸色大变，心中一惊，难道她察觉出来桑菊饮里面下了毒？不可能啊，她不会有那么灵敏的嗅觉，少量的曼陀罗粉末没有味道，她无论如何也发觉不了的。

第十三章 消渴 241

义灼并不甘示弱，说道：“太后，奴婢绝无半句虚言。若不信，奴婢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可彻底查验太后是否患有消渴。只不过——”

第十四章 天花 265

这一幕震惊了全场的老百姓，他们哪受得起这等大礼啊，向他们下跪的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啊，于是老百姓不再坚持了，都站了起来，流着泪，目送

义灼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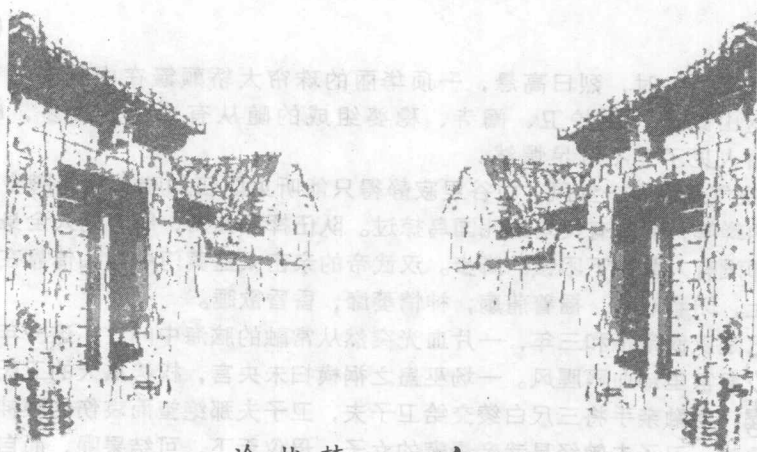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女伺医 283

暴室里久久回荡着义灼和采娟肝肠寸断的呼叫声。心如铁石的秉笔太监也忍不住潸然泪下,如此决烈的死法,他还是头一次看到。那个古怪的女囚却把眼睛睁得像铜锣一般。那首哀婉悲怆的《佳人曲》还在飘荡-----

第十六章 女国医 309

义灼看到这一切,多少往事浮现心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爹,你看到了吗?陷害你的人遭到了报应,如果爹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真心真 第一章



第一章

真心痛



「肾阴虚，表现为口干舌燥、皮肤瘙痒、失眠多梦、心情烦躁、腰膝酸软、手足心热、耳鸣头晕等症；肾阳虚，表现为腰膝酸疼、精神不振、手足冰冷、畏寒怕风、腹泻、身体浮肿等症状。」

第一章 真心痛

长夏，午时，烈日高悬，一顶华丽的珠帘大轿颠簸在由长安通往槐里的崎岖山路上，由护卫、阉寺、稳婆组成的随从有二十人之多，颇有气势，路人见了无不驻足愕然。

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山谷里寂静得只能听见队伍如喘息般的脚步声以及聒噪的蝉鸣，偶尔有灵巧的北国鸟掠过。队伍挥汗如雨，所有的人全身都湿透了，却没有人敢停下困顿的脚步。汉武帝的亲密太监黄门令常融倚靠在闷热的轿子上，闭着双眼，摇着蒲扇，神情萎靡，昏昏欲睡。

已是汉武帝征和三年，一片血光突然从常融的脑海中闪过。这一年，天下太平，皇宫里却血雨腥风。一场巫蛊之祸横扫未央宫，权势熏天的卫氏家族轰然坍塌，常融亲手将三尺白绫交给卫子夫，卫子夫那绝望而哀伤的眼神让常融扼腕痛惜。卫子夫曾经是武帝最宠的女子，母仪天下，可结果呢，而自己不过是武帝身边的一个奴才，他料想终究有一天自己也会沦落到和卫子夫一样的下场。

卫子夫死后，后宫无主，一片肃杀冷清的气象。为充实后宫，武帝在卫子夫尸骨未寒之际就颁布广招天下美女的诏令。

槐里是王太后的故乡，此次常融前往槐里督促选美事宜，正是受了王太后的特别懿旨。

这委实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常融已到知天命之年，自知这把老骨头经不起太多的颠簸了，只图平顺个三五年，然后告老还乡，颐养天年，无奈太后的懿旨他有九条命也不敢违抗。

最让常融困惑与烦忧的是，跟随武帝这么多年，越来越吃不准他老人家的口味了，朝令夕改，疑神疑鬼。要是在二十年前，只要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子他都会满心欢喜，而现在他压根儿搞不清皇帝老儿喜欢什么样的女子。一个月前，他领了一个绝色女子到武帝的寝宫，武帝却骂那名女子是丑陋的妖精，为此，常融还挨了十大冤枉板子。

这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老鸦的嘶鸣，打断了常融的回忆。常融有些烦躁不安，他最忌讳听见老鸦的叫声。他撩开帘子，强烈的日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才不过走了七八里路，他就感觉到体力有些不支。他不停地摇着蒲扇，可豆大的汗珠仍一滴一滴地掉下来。很快，他的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汗为心液，午时正是心经当令的时候，他预感到一直折磨他的顽疾真心痛（心梗）又要犯了。

常融再一次吃力地撩开帘子，想叫官兵们把轿子停下，可胸中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他感觉像是有人用一把锋利的锥子刺进了



他的心脏，接着又感觉像是有人用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他大口喘息了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瞬间就昏厥在轿子上，只隐约听见官兵、稳婆、庵寺们急切呼唤他的声音。

“大人，大人……”

“大人，你醒醒啊！大人……”

“不好了，常大人昏过去了！”

队伍已经乱作一团，人人都惊慌失措，稳婆（负责查验女子是否处子之身）卢氏冲着官兵叫道：“都愣在这里干吗？还不快去叫大夫！”一个瘦高个的官兵回禀道：“女官大人，这荒郊野外的哪里有什么大夫啊！”

卢氏有点失去理智，呵斥道：“你们没长腿吗？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

“诺！女官大人！”

虽然觉得希望渺茫，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官兵离去后，两个小太监小心翼翼地把常融抬下来，放在一块平坦的地上，然后抱着手走来走去，不时掂着脚尖，看官兵有没有回来。

大概一炷香的工夫，瘦高个官兵急匆匆地跑回来，脸上却挂着为难的表情。卢氏见他一个人回来，急忙问道：“他们呢？”

“他们，他们……他们都逃跑了！”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消息吗？一群可恶的家伙！卢氏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这可如何是好？”卢氏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突发事件，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瘦高个官兵好心劝道：“女官大人，不如我们也逃走吧？如果就这样回去禀告，我们也是死路一条。”

卢氏勃然大怒，“住嘴！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我宁愿死了也不能就此丢下常大人不管！”

瘦高个官兵打了自己一巴掌，自责道：“小的该死！”又怯声说，“可是……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听天由命吧！”卢氏的脸上流露出绝望的表情。她毫无办法，只能跪在常大人的身体旁，不断摇晃着他的身子，带着哭腔唤着他的名字。

就在这时，一个悦耳动听的声音响了起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卢氏回过头来，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妙龄女子，一身素裹，背着一个筐子，里面放满了药草，面若桃红，脸上满是汗水和疑虑。

女子姓许名义灼，上山采药回来，途经一个山坡时，听见妇人的哭声，就赶了过来。

卢氏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急切地恳求道：“姑娘，求求你给我们找一个大夫过来吧。我们大人快不行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义灼再一次问道。

卢氏语无伦次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义灼明白了，果断地说：“让我看看！”

阍寺们和瘦高个官兵都发出惊讶的声音：“你？”

卢氏焦急地说，“你是大夫吗？”

义灼摇了摇头：“小女不是，不过家父是大夫，我一直跟随家父诊治病患，略懂医理。”

众人都极力劝阻卢氏谨慎行事，如果就这样把常大人的性命交给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万一出了什么事，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卢氏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义灼催促她说：“病患情况非常危急，如果再不救治，性命堪忧。”

卢氏横下心来，“一切听从姑娘的吩咐！”

义灼迅速甩下药筐，弯下腰去，触摸了一下常大人的鼻息，气若游丝。查其颜面，只见其面色苍白，唇部青紫，掰开他的嘴，舌质暗红，还有紫斑。又把其脉，心脉细涩。义灼了然于胸，知道病患是由于长途跋涉、胸中阳气不足、气滞血瘀从而导致的闭阻心脉，正是真心痛的症状。

义灼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先是用力掐住常大人的人中穴，此刻义灼异常紧张，这是她遇到的第一例急症患者，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了。过了一会儿，义灼开始用双手用力按压常大人的膻中。许久仍不见常大人睁开眼睛，义灼汗如雨下，心中开始惊慌和茫然，按照医书上所说的此类急症就应该这样救助，可是为什么还不见效呢？

在一旁焦急如焚的卢氏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怎样了？”

瘦高个官兵不耐烦地说：“你按来按去就不见大人醒来，你到底懂不懂医术啊？”

阍寺也不满地附和道：“就是呀，你不会是骗子吧？”

义灼突然站起来，转过身去，坚决地说：“在没有出结果之前请不要妄加评论，现在请你们脱下病患的裤子，用布帛堵住他的魄门（肛门）。”

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怪的治疗方法。

卢氏犹豫了，“这……”

瘦高个官兵怒道：“大胆刁妇，你竟敢侮辱常大人！”

义灼语气坚决：“请按照我说的去做！”

卢氏也转过身去，吩咐道：“没听见吗？还不快按照姑娘说的去做！”

两个小太监极不情愿地依此行事。弄好后，义灼转过身来，又去按压常大人的膻中穴。边按压边说道：“不远处有一户人家，请去捉一只公鸡过来。”

这下众人愈加摸不着头脑了，面面相觑，卢氏对瘦高个官兵下令：“你去捉一只公鸡来！”

义灼特别提醒：“一定要公鸡！”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瘦高个官兵身材高大，手脚灵便，很快就拎着一只鸡回来了。

不料，义灼皱了皱眉头，“我要的是公鸡，不是母鸡。”

瘦高个官兵辩解道：“同样是鸡，公鸡和母鸡有什么不一样？”

义灼深呼了一口气，平稳了自己乱跳如麻的心，一个人的生死就掌握在她的手中，她必须作出果断的决定，否则病患就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病患了。”

“什么办法？”

义灼掏出一把小刀，递给瘦高个官兵，郑重其事地说道：“请你用刀割破你的手指，让鲜血滴入病患的口中。”

瘦高个官兵大惊失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这是什么法子？你胡说八道。”瘦高个官兵气呼呼的，又转过身去对卢氏说道，“女官大人，你还要相信这刁妇所说的话吗？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把常大人救醒过来，如果常大人有个什么三长……”

“够了！”卢氏打断瘦高个的话，冷冷地看着他，“男子汉大丈夫，流点血算什么？！你不割我割！”说着就抢过了小刀。

义灼赶忙阻止，“慢着。你的血救不了病患。”

“这又是为何？”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这个道理了。”义灼面色坚决，向瘦高个官兵鞠了一躬，“请你割破手指，把血滴在病患的口中。”

整个空气似乎凝固了，大家都在等待瘦高个官兵的决定。看在义灼那一个鞠躬上，瘦高个官兵再也推辞不过，用小刀割破了自己的食指，然后把血滴入常大人的口中。

众人屏住呼吸，义灼继续按压常大人的膻中，在第十滴血滴入常大人的口中时，义灼说可以了，让瘦高个官兵停止了滴血，并从药筐里拿出止血的草药三七草给他，让他包扎伤口。

就在这时，常融的身子痉挛了一下，但很快又不动了，众人惊喜的表情立刻化为乌有。

卢氏也沉不住气了，把义灼的手攥得紧紧的，脸上的表情异常愤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不是说可以醒过来吗？不是说可以救过来的吗……”

义灼感到心中很悲凉，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无话可说，面对众人的指责，她依然没有放弃，依然在按压常大人的膻中，可心里却快要哭出来了。就在这时，常融吐出了一口似乎憋了一辈子的气，他醒过来了！常融感觉到有一双温柔而有力的手在不断地给他干涸的心田输入一股股暖流。

义灼为其把了把脉，脸上终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醒了！他活过来了！他没事了！”



义灼喜极而泣，满脸泪花。

众人都围了过去，问候常大人，常大人恍恍惚惚地说道：“本官像是到鬼门关走了一回。”

众人都释然地笑了。

而这时，义灼早已悄悄地离去，带着无比愉悦的心情和巨大的满足感下了山。

许义灼，芳邻二八，上郡槐里人士，母亲早亡，与做大夫的父亲许善友相依为命。

本应待字闺中，却像个野丫头一样到处乱跑，跑的地方还不是一般姑娘喜欢去的市集，而是那些毒虫野兽经常出没的荒山野岭，为的就是那些五花八门的药草。为此，父亲许善友头疼不已，他不愿女儿走一条与他一样的路。虽然义灼从小就表现出对医术的天赋和兴趣，但他知道大夫不好当，好大夫更加难当。好几次，当他被患者羞辱时，他都想过放弃行医，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何况义灼是一名女子，要想成为一名大夫就更加不可能了。

许善友只希望女儿嫁一个好人家，安分守己，平平安安地度过一辈子。

说起来，义灼想当大夫的愿望与父亲脱不了干系。许善友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外表严厉、内心柔软，对待病患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每一次诊治都充满了热心、耐心、爱心。成为一名心医是许善友最高的追求。就是这种追求影响了义灼，义灼觉得父亲太累了，她要为父亲分担。

下了山，在一条清澈的溪涧边洗了一把脸，顿觉神清气爽。欢快的鱼儿在溪水里游动。义灼挽起袖子去捕捞溪水里的鱼儿，竟然捉住一条金色的鲤鱼。义灼把它捧在手心里，看着它可爱的模样，喃喃自语：“虽然把你的皮烧成灰可以止血，把你的脑髓熬成粥可以治耳鸣，你的血对口眼歪斜症还有奇特的疗效，但看在本姑娘今天格外高兴的分上就放你一条生路吧！”说着，又把鲤鱼放回了溪涧。

今日可以算是义灼最开心的一天，她第一次成功救治了一名急症患者，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她加快了脚步。

“爹，我回来啦！”义灼推开院子的门，脸上满是兴奋。

许善友正在为一个腰痛病患者诊治，没有搭理义灼，义灼有些扫兴。

许善友替病患把完脉，一脸严肃地对义灼道：“这位大叔说得得了腰痛，你说说看，腰痛可分为哪几种？”

义灼不假思索地回答：“腰痛可分为寒湿型腰痛、湿热型腰痛、瘀血型腰痛、肾阴虚型腰痛和肾阳虚型腰痛。”

许善友不动声色，继续问道：“肾阴虚和肾阳虚有什么区别？”

“肾阴虚，表现为口干舌燥、皮肤瘙痒、失眠多梦、心情烦躁、腰膝

酸软、手足心热、耳鸣头晕等症状；肾阳虚，表现为腰膝酸疼、精神不振、手足冰冷、畏寒怕风、腹泻、身体浮肿等症状。”

“那么，你来看看这位大叔是什么情况？”

患者不过四十岁左右，看他面色潮红、口唇干裂，义灼心里有了七八分底，定是房事过多，导致阴精亏损，引起腰痛。为确诊，义灼耐心地为她把脉，发现其脉细数，这下更加确定了她的诊断，义灼胸有成竹地说：“大叔得的是肾阴虚型腰痛。”

许善友点了点头，追问道：“你可知用什么处方？”

“可用女贞子、枸杞子、熟地黄、当归、茺莢、茯苓处方。”

许善友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为病患开了药方。

病患拿到药方一看，觉得不对，问道：“许大夫，您是不是开错了药？不瞒您说，我这病已经好久了，以前看的大夫都给开的什么杜仲、鹿角霜之类的药。”

许善友笑道：“杜仲、鹿角霜是大补之药，并不适合你的病症。你虽然是肾虚，但肾虚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两种，而你得的是肾阴虚，需要滋补肾阴，而不是壮阳。如果不对症下药，即使再珍贵的补药对身体也毫无益处，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

病患若有所悟，再三谢了许善友，满意离去。

许善友这才问义灼：“今天有什么事情值得你这么高兴？”

义灼把救治常大人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原本以为会得到父亲的夸奖，哪知许善友脸上乌云密布，怒道：“医者，最重要的是要遵守规矩。你连大夫的资格都没有，怎么可以随便为重症病人看病？”

“当时情况危急……”

“那也不行！”

“可是刚才爹不也让女儿给患者诊治吗？”

“那是经过我的允许，在你可把握的范围之内。”

“作为一个大夫，见死不救那还算什么大夫！”义灼有些不理解父亲的顽固，语气有些顶撞。

“你是大夫吗？你确定你能救治他吗？你只不过怀着仁慈的心与侥幸的心理去实践你的愿望罢了，但你却要拿别人的生命来交换，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私吗？记住，仁慈与侥幸不是医者的本领！”

义灼低着头，无话可说了，现在想来，自己确实有些鲁莽，当时只是想着救治病患，完全没有想到后果。义灼请求父亲的原谅，许善友阴沉着脸，让义灼写下誓言，发誓以后不经过父亲的同意绝不擅自给任何一个病患看诊。

这样的誓言让义灼无法接受，“爹，为什么？女儿有把握的病患也不让女儿看吗？”

许善友似乎有苦衷，“反正爹这是为你好。”



“如果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儿有什么好？”

许善友顿时噎住了：“你……”然后长叹一声。

许善友预感到，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究要发生。这个秘密已经在许善友心里隐藏了十六年，也正是因为这个秘密，许善友才极力阻止义灼行医。

也许，是该告诉她真相了吧。许善友心里想。可是，这又如何启齿呢？对一个刚刚对生活充满幻想的女子，告诉她这样残酷的事实，无异于带给她一个残酷的噩梦。许善友摸不准义灼是否有足够坚强的心理承受力来接受这个事实。

正当许善友思虑之际，忽然听见院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了，接着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

“许大夫！许大夫在吗？”原来是汜水亭亭长（古代官职名，等同于现在的村长），看他一脸焦急的模样，想必有什么重要的病患。

果然不出所料，亭长说他的女儿身体有些不适。许善友取下药箱，正准备出发，不料亭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女儿采娟只想请义灼姑娘走一趟，她得的是妇女病。”

义灼心里扑哧笑了一下，听亭长这么一说，立马料到了采娟得的是什么病，十有八九是采娟管不住自己的嘴，在经前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寒湿之邪侵入小腹经脉，导致经前或者经期小腹冷痛。这其实也不算什么病，只是反复发作，让人心烦。采娟每次发作都找义灼为她治疗。义灼就让她温服红枣生姜水。

许善友看了一眼义灼，“你，可以吗？”

义灼自信地点了点头。

亭长有些急不可耐地说：“那就麻烦义灼姑娘跑一趟吧。”

义灼安慰亭长：“大叔，请不要着急，这不是重病，小女准备一下就跟您过去。”

望着义灼离去的背影，许善友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

夏三月，草木茂盛，万物华实，义灼步履轻盈，精力充沛旺盛。一路上遍地都是牵牛花，看到这些花，义灼又忍不住想到：牵牛花有什么药效呢？可以泻下，可以利尿，还可以消肿，还可以……这时，已经走过一条狭窄的田埂，来到宽敞的马道，不多远前面就是一座桥，过了桥往右拐就是亭长的家了。义灼与采娟从小就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对采娟的家再熟悉不过了。

不料，过了桥，亭长并没有往右走，却径直向前走去，那是往县衙的方向。

义灼不解地问：“大叔，您的家不应该往右边走吗？”

亭长支吾了一下，道：“这个呀，喔，采娟她不在家，在县衙里。”

中国
101

采娟觉得有些不对劲，忐忑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采娟怎么在县衙里？”

亭长似乎不想多说，一句话堵住了义灼的疑问：“姑娘先莫问，到了就明白了。”

出于对亭长和采娟的信任，义灼继续跟在亭长的后面，一路上她发现很多十七八岁的妙龄女子都往县衙方向走，这些女子表情各异，有的悲伤，有的兴奋，有的极不情愿，有的迫不及待。这愈加使义灼疑虑重重，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是不好再问什么。

下午申时，亭长和义灼终于到了县衙门口。亭长对守卫的士兵出示了一个令牌，对其中一个耳语了几句就带着义灼进去了。很快就来到了监狱门口。这时，义灼花容失色，惊问道：“大叔，采娟，采娟她被关在……”

亭长点了点头，又迅速从包里掏出一些散碎银子打发了看守的士兵，然后拉着义灼的衣角匆匆地向监牢里走去。一股阴森的气息迎面扑来，义灼似乎可以闻到腐臭的味道，义灼被污浊的空气呛了一下，她按摩了一下胸口，想使自己平静下来。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可怕的地方。两边牢房里关押的囚犯向义灼投来猥亵的目光，义灼噤若寒蝉。

终于看到了采娟，只见她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她最喜欢的桃花髻也散乱不成形。牢门打开，亭长快步进入牢房，采娟扑在父亲的怀里失声痛哭。亭长轻轻地拍打着女儿的肩膀，不断地安抚她。过了一会儿，采娟止住了哭声，想过来拥抱一下义灼。不料亭长迅速把采娟拉出了牢房，就在那一刹那，牢门突然被狱卒关闭了。

“爹，你这是干什么？”采娟的手腕被亭长拽得生疼，采娟想停下脚步，却苦于没有力气，她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

采娟和亭长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眼前，义灼却依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罢了。但是当她踩到一个破烂的瓦罐，足底感到隐痛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不是梦，这是比噩梦更可怕的真实——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恐惧以及对至信之人欺骗自己的怨恨。

亭长一口气把女儿拽到了衙门外，采娟奋力挣脱亭长的手，怨声道：“爹，你到底在做什么啊？义灼还被关在牢里，你这是做什么啊？”

亭长面有愧色，语气沉重：“爹要保住你，只好对不住义灼姑娘了。”

亭长说出了原委。原来为应对朝廷的选美，槐里县令就下令，每个亭都必须选送一个合格的女子到县衙，否则就撤销该亭亭长的职务。采娟的父亲起初是把自己的女儿选送到了县衙，因为在他掌管的亭区只有义灼和采娟符合要求，可是他了解义灼的脾性，知道她绝不会去应征宫女的，只好委屈自己的女儿了。哪知女儿和义灼一个脾性，坚决不从，在县衙里以绝食来抗议。万般无奈之下，亭长只好想出了这样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用义灼来调换女儿。

“可是，女儿从没有想过用义灼来换，爹这样做不就等于毁了义灼的

